

文 學 叢 刊

刻 意 集

何 其 芳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定價三元

刻意集

何其芳

發行所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口
海慶路口
鉅鹿路
一路
弄八號
四十二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全集

第五集
共六十冊

夢之谷
砂丁
憎恨
苦難
牛車上
生人妻
野鳥集
鹽的故事

蕭乾
巴金
端木蕻良
沙汀
蕭紅
羅淑
蘆焚
寒先艾
短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遠天的冰雪
草原上
兒童節
十月十五日
竹刀
刻意集
原野
無題草

靳以
劉白羽
羅洪
蕭軍
陸蠡
何其芳
曹禺
曹葆華
短篇
短篇
短篇
散文
散文
雜集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

三十五年十一月四版

三 版 序

戰爭改變了許多事情，也改變了我。假若我還對於我的寫作的將來懷抱着希望，我是應該少關心我過去的可憐的成績，就是它們完全被一把火燒掉了也不必太惋惜的。然而在戰爭當中，可以說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的這本亂七八糟的小書還被人印了出來，而且還有人買去讀，這却使我不能不想到它了。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見到這本書。不過我想起了它，總是懷着一種很不安的情感。我還記得它是怎樣一本太不像書的書。

感謝出版人和這種叢刊的編者，他們允許我有一個改編的機會！雖說仍然是一些過去的幼稚的東西，我願意使這本書顯得單純一些，調和一些。我要把那些詩和那兩篇關於詩的文章從這本書抽了出來，它們（除了一些我要根本刪掉的不

好的詩）將出現於我的第一個詩集『預言』里面。我要把我的未完成的『浮世繪』的四個斷片加進去。

『浮世繪』是我一九三六年在天津開始寫的長篇小說。因為忙於生活和職業，我只寫了計劃中的十分之一左右便停止了。現在，我倒並不因為它的沒有完成而感到不痛快。由於對於中國這民族和它的社會還不大了解，由於還沒有一個進步的世界觀，人生觀，由於還不知道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假若我那時寫完了它，它一定不過是一部荒唐的書，古怪的書。留待將來我再來寫那些中國的個人主義者，中國的羅亭和沙寧和另外一些還沒有名字的人物，一定是更勝任一些的。而這四個斷片，可以說是完全穿上了幻想的衣服的現實，在現在想來，已經是近乎古董之類的東西了。把它和『王子猷』和『夏夜』放在一起倒是很合適的。我可以給這本書另外取一個名字：『一些失敗了的試作。』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於魯藝。

初版序

把這些雜亂的東西放在一起並且重讀一遍後，我感到一種無可奈何的哀愁。因爲我想起了那些昔日。

對於那些已經消逝的歲月我是惋惜，追悼，還是冷冷的判斷呢？我無法辨別我的情感，我感到那不是值得誇耀的好夢，也不是應該譴責的過錯，那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存在。許多人都有過的憂鬱的蒼白色的少年期。一個幼稚的季節。我想起了那些昔日，猶如想起了多年以前讀過的一本厚書裏的情節，至於其中曾經使我醉心的文句，曾經使我灑同情之淚的主人公的行爲與心境，我已記不清了，無法獲得同樣的體驗了，甚至有一點驚異當時的激動了。猶如我們都曾經是兒童但現在並不了解兒童們的情感。

並且我不是在常態的環境裏長起來的。我完全獨自的在黑暗中用自己的手摸索着道路。感謝自己，我竟沒有在荊棘與歧路間迷失。那麼我還有什麼可追悔的呢？假如走了許多曲折的路，有過許多浪費時間的半途的徘徊？

這些雜亂的東西就是我徘徊的足印。那時我在一個北方大城中。我居住的地方是破舊的會館，冷僻的古廟，和小公寓，然而我成天夢着一些美麗的溫柔的東西。每一個夜晚我寂寞得與死接近，每一個早晨却又依然感到露珠一樣的新鮮和生的歡欣。假若有人按照那時的我分類，一定要把我歸入那些自以為是精神的貴族的人們當中。

我那時唯一可以驕矜的是青春。

但又幾乎絕望的期待着愛情。

愛情，一種嬌貴的植物，要在暖室裏的玻璃屋頂下才會萌芽，生長，開花，然而我那時由於孤獨，只聽見自己的青春的呼聲，不會震驚於輾轉在飢寒死亡之中的無

邊的呻吟。現實的鞭子終於會打來的。「直到一個夏天，一個鬱熱的多雨的季节帶着一陣奇異的風撫摩我，搖撼我，摧殘我，」用更明白的語言說出來，就是我遇上了我後來歌唱的「不幸的愛情。」但對於人間的不幸我仍帶着驕矜。在那最後留給我的「一片又淒清又豔麗的秋光裏，」我猶如從一個充滿了熱情與淚的夢轉入了另一個雖然有點兒寒冷但很溫柔很平靜的夢，總之現實的鞭子的第一次鞭打還是沒有使我完全醒來，沒有使我驟然達到現在的清醒，用帶着憤怒的眼睛注視這充滿了不幸的人間，而且向這製造不幸的人類社會伸出了拳頭。在那「一片又淒清又豔麗的秋光」裏，我自稱為「一個留連光景的人。」

留連光景惜朱顏。那是一位亡國之君的詞。雖然我的手裏沒有一個國家，我也亡失了我的青春。

亡失了我的青春，剩下的就是一些殘留在白紙上的過去的情感足印，一些

雜亂的詩文。除去一部分自以爲比較完整的詩被一位朋友編入漢園集，又一部分不長不短的文章姑且名之曰散文者另編爲畫夢錄之外，尙可以寬容的挑選出來收輯起來的便盡在這個薄薄的集子中了。

我的寫作是很艱苦很遲緩的。猶如一個拙劣的雕琢師，不敢率易的揮動他的斧斤，往往夜以繼日的思索着，工作着，而且當每一個石像脫手而站立在他面前，雖然尙不十分乖違他的原意，又往往悲哀的發現了一些拙劣的斧斤痕跡。一個忠實於自己的人應當最知道自己。但直到現在我還是不能斷言這到底是我的好處嗎還是弱點，這寫作時候的過分矜持。

這過分矜持的寫作習慣的養成由於自己的思路枯澀，也由於我的文學工作是以寫詩開始。有一個時候我成天苦吟。

除了寫詩，後來我也學習以散文敘述故事。那都是很幼稚的。對於留存在這裏的一篇王子猷，我同樣感到羞慚，感到幾乎沒有勇氣去重讀它，然而終於姑息的留

存了，因為在那故事的後半，雖然仍是荒唐可笑，塗抹着千餘年前的古人的面目，我讀到了一些使我哀憐過去的自己的句子，如在情感的灰燼裏找到了一些紅色的火花。

「……誰是真受了老莊的影響？誰是真沉溺於酒與清談的風氣？都是對生活的一種要求。都是要找一點歡快，歡快得使生命顫慄的東西！那狂放的阮籍，不是愛驅車獨遊，到車轍不通的地方就痛哭而返？那哭聲，那時代的哭聲呵，就是王子猷這時抑在心頭的哭聲了。」

我彷彿聽見了我那時抑在心頭的哭聲。我想起了我重寫那樣一個陳腐的故事並不是爲着解釋古人而是爲着解釋自己。我想起了一次可哀的心理經驗，在過了一個舊曆的新年後，一個寒冷的日子，我帶着歡欣和一件小禮物去訪一位朋友，洋車拉着我在冷落的鋪滿白雪的長街上，我突然感到一種酸辛，一種不可抵禦的寂寞，

我幾乎叫車夫把我拉回自己的住處去。這種不應爲一個十九歲的少年人所有的孤獨傾向不僅這一次使我痛苦。我常常感到在這寒冷陰暗的人間給我一點溫暖以免於僵死，給我一點光輝以照亮路途的永遠是自己的熱情的燃燒。

這是一種不好的傾向，容易使人的心靈變得狹小，對於人間斤斤計較。而且嚴格的說，我是沒有理由抱怨的，因爲那時我接觸得最多最親密的並不是活的人類而是帶着死亡的芬香的書籍。

我讀着許多時代許多國土裏的詩歌。讀着小說。有一段短短的時間戲劇也迷住了我，比較冗長的鋪敘與描寫我感到它是更直接更緊張的表現心靈的形式。但我一開頭便忽視那些動作，我只傾聽那些心靈的語言，所以我最喜歡的是幾本靜默的，微妙的，沒有爲着迎合觀衆而設的熱鬧，誇張，與湊巧的戲劇。

我竟想用那種形式來寫一個幻想的故事，以四個黃昏爲背景，以愛情爲中心，敘述一個在他的一生的車道上「缺少了一些而又排列顛倒了」一些「適宜的

車站」的人物的少年，青年，中年，與老年。終於因為沒有自信，只挑寫了第二部分，就是夏夜。我一點不想使它冒充戲劇，我願意在那題目下注一行小字：一篇對話體的散文。

但我又怕我那些不分行的抒寫又是冒充散文。因為我終歸是寫詩的。

我寫了許多詩。就是說寫了許多壞詩。把燕泥集中的一部分和這集子裏的放在一塊兒看，一條幾乎走入絕徑的「夢中道路」展開在我面前：我是怎樣從蓬勃快樂，又帶着一點憂鬱的歌唱變成彷徨在「荒地」裏的「絕望的姿勢，絕望的叫喊」，又怎樣企圖遁入純粹的幻想國土裏而終於在那裏找到了一片空虛，一片沉默。「我沉默着過了整整一年。」我幾乎完全忘掉了詩。但在對於它的熱情消失之後，我才清醒的得到一個結論，在差不多當作附錄編入這集子中的兩篇解釋自己的文章（燕泥集後話和夢中道路）裏尚未達到的結論詩，如同文學中的別的部

門，它的根株必須深深的植在人間，植在這充滿了不幸的黑壓壓的大地上。把它從這豐饒的土地裏拔出來，一定要枯死的，因為它並不是如一些幻想家或逃避現實者所假定的，一棵可以托根，生長，並繁榮於空中的樹。

然而直到現在仍有人在作這種懸空的企圖。

到處浮着一片輕飄飄的歌唱。

現實的鞭子終於會打來的，而一個人最要緊的是誠實，就是當無情的鞭子打到背上的時候應當從夢裏驚醒起來，看清它從哪裏來的，並憤怒的勇敢的開始反抗。

我自己呢雖然我並不狂妄到自以為能夠吹起一種發出巨大聲響的喇叭，也要使自己的歌唱變成鞭子還擊到這不合理的社會的背上。

五月二十七日，萊陽。

目錄

三版序

初版序

卷一

玉子飫

.....三

卷二

夏夜

.....二九

卷三

蟻

.....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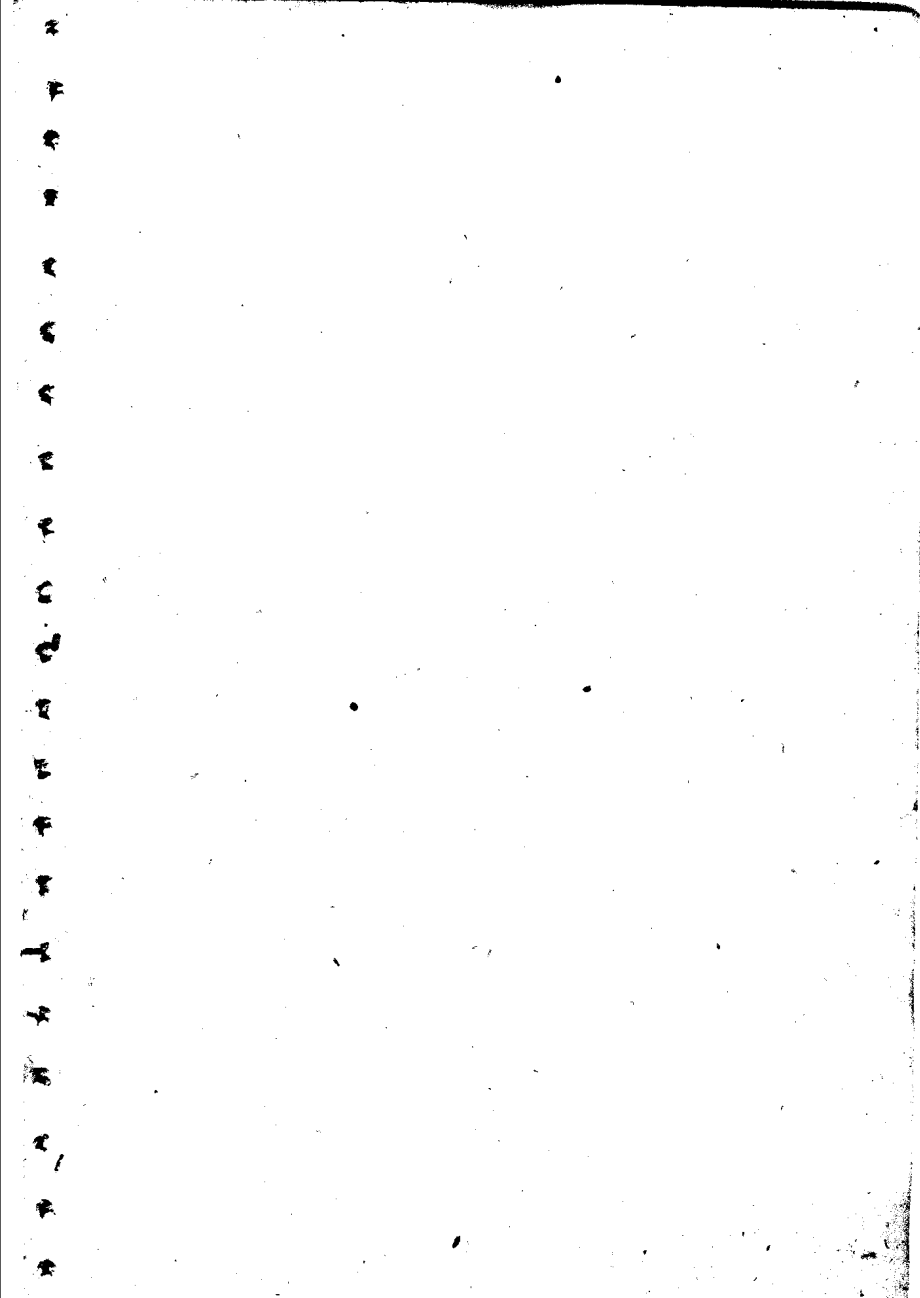
棕櫚樹

.....七一

遲暮的花.....九六

歐陽露.....一〇九

卷
一



王子猷

「難道天已要亮了嗎？」

王子猷從溫適的夢中醒來，惺忪的眼對滿室白色的亮度投出疑問。不自覺的回憶開始數着睡中的夢，夢是那樣的少，那樣短。由習慣，這長長的冬夜是不容易就亮的。「是夢入了梅花國度？」他心裏微笑着，輕輕翻過身，菖蒲枕在耳邊起一串細碎的聲響，他感到了自己身體的沉重。很明白地，不是夢。

他靜靜地睡着。從動了一下的棉被的邊緣上滑進一絲絲冷氣，他記起了這幾天來的嚴寒。他眼睛靜靜地睜着。這滿室的，從窗外映進來的亮度，是如此皚白，如此澄靜，與月光，與曙光，都不難於找到分別。他的經驗對他剛才的疑問加以嘲笑了，「真是睡眼矇矓！」